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女性就业创业的价值逻辑和实践路径

陈香宇

(西南石油大学法学院,四川成都 610500)

[摘要]当前我国农村女性妇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虽然女性劳动者逐渐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但是仍因家庭负担重、农村女性自身综合素质不足、传统观念影响和就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面临择业困境。新质生产力凭借其高科技含量、高效能产出与高质量发展三位一体的核心特征,构建起农村女性就业创业的赋能体系,以高科技催生经济发展新模式、新生产、新能力,有助于提升基层治理效率,完善保障体系,更是以“新”“质”促进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的跃升,进而为农村女性就业创业从宏观到微观全方位式赋能。实践模式包括技术助力产业多方发展、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提升农村女性自身综合素质,以助推农村女性创业就业,为农村女性高质量发展赋能。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农村女性;就业创业

[作者简介]陈香宇(1996—),女,四川广安人,西南石油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硕士,研究方向:社区社会工作。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2006>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中图分类号] F323.6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引言

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系统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明确指出:“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突破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依赖,呈现出高科技含量、高效能产出与高质量发展三位一体的核心特征,完全契合新发展理念要求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其生成机理包含三重维度:技术层面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从构成要素分析,这种新质生产力形态通过劳动者素质提升、劳动资料智能化升级和劳动对象范围拓展的系统性优化组合实现质变飞跃,其核心评价指标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创新性、优质化、先进性分别构成了该生产力形态的典型特征、关键要素与本质属性。”因此,新质生产力着重在“新”与“质”两字,将创新与质量结合起来更能发挥出生产力的能量。《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系统揭示了我国妇女权益保障领域的三维差异格局:在空间维度上,城乡与区域间妇女发展存在显著不平衡;在群体维度上,农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妇女的民生保障体系亟待强化资源配置效能。该政策文本实证指出,当前妇女权益保障体系面临结构性挑战,突出表现为就业市场准入、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等关

键领域的平等权利实现机制尚未完全贯通《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作为战略应对,纲要创新性确立双轨推进策略——既通过赋能妇女参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驱动效应,又系统性构建权利保障制度框架以确保妇女平等获得经济发展参与权与机会分配权,促进妇女就业创业。本研究据此构建“技术赋能—结构优化—能力跃升”的分析框架,着力探究:新质生产力如何通过生产要素重构破除农村女性职业发展壁垒?怎样的实践路径能实现技术创新与性别平等的协同增效?这一探索对完善乡村振兴人才支撑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农村妇女就业创业现状和问题

(一)农村妇女就业创业现状

1.农村女性就业人数逐年增加,逐渐成为家庭主要劳动力

农村妇女在农村社会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她们既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又是照顾家庭的主要责任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妇女的就业和创业机会正在逐步增加。根据《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比例从2010年的24.6%提升至2022年的39.5%。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在业女性的无酬劳动时间占总劳动时间的24%,是男性的2倍。

2. 女性劳动者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主力军

在长期以来的城市偏向的发展思路影响下,造成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此背景下,农村妇女在就业市场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约有2.5亿年龄在16至70岁之间的女性,在乡镇地区从事各类生产和经营活动。这些妇女不仅成为乡村建设的主要力量,更是推动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的核心力量。

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显示,在农村家庭经营的农业劳动者中,女性占据了50.64%的比例。同时,以家庭经营农业劳动者为职业的妇女,占职业妇女总数的44.19%。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妇女人数占从事所有行业的妇女人数的44.22%,男性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人数占从事所有行业的男性总数的34.88%,以上数据都充分说明女性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鉴于当前农村男性劳动力普遍向外部迁移的趋势,女性劳动力逐渐崛起,成为农村企业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3. 就业创业方式的二元结构特征

受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农村女性的就业创业方式也呈现二元结构的特征。一方面是长期生活在农村,文化水平低,对外界的了解只通过中介方式实现,缺乏亲身感受和体会,对于非农的职业经验缺乏,从事着相对传统的、汇报较少的农业生产活动,从事非农业工作比例较低;根据相关调查,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妇女占从事所有行业的妇女人数的44.22%。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互联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农村女性的文化素质的明显提高,农村弃农从商的女性比例逐年增加,她们开展各种非农经济活动,向非农经济迈进一步。许多农村女性开始接触并熟悉网络销售渠道,她们借助网络平台,将家乡的农产品、手工艺品等特色商品推广至全国乃至全球,还在电商、乡村旅游等新兴领域大放异彩。将农村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4. 对农村女性就业创业的劳动保障逐年提升

我国通过构建多层次制度框架持续推进妇女发展事业。在劳动权益保障领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遵循,逐步形成“基础性法律+专项立法”的复合型法律体系: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确立平等就业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细化反就业歧视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强化劳动关系规范,以及《农村土地承包法》保障农村妇女财产权利,系统构筑起妇女劳动权益保障网络。在减贫战略维度,《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与《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形成政策协同,将“双降机制”(降低妇女贫困发生率、缩减贫困妇

女基数)确立为优先目标,通过资源配置优化与项目赋权双轨并进提升扶贫效能。纵向观察制度演进,自1988年《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至2012年《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迭代升级,标志着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标准的历史性跃升。这一制度集群不仅彰显了国家对妇女就业创业的持续性政策支持,更突显了农村妇女职业发展质量提升在整体发展战略中的关键地位。

(二) 农村女性就业创业问题

1. 农村女性就业创业的内生性约束

在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性别角色分工明显,长期以来形成了“男外女内”的家庭分配方式。在这种模式下,女性在家庭生产中承担了大量的责任,包括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家务劳动等。根据相关调查表明,女性在结束上一段工作的原因中占比最大的是家庭照顾,占比26%,而男性仅占比4%。且已婚女性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间为2小时。数据明显展示出时间配置失衡与职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已成为引发特定女性群体劳动力市场退出现象的重要社会经济学诱因。不少农村女性为了兼顾就业和育儿,不得不采取中断就业、灵活就业等措施来应这些家庭责任使得她们在时间和精力上难以兼顾事业发展,从而对她们的职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家庭对社会照料的需求明显,但社会照料对家庭照料的替代和补充有限。调查数据显示,育有3岁以下儿童的家庭中存在托育服务需求的比例达35.1%,然而该年龄段儿童日间照护模式呈现显著结构性失衡:制度性托育机构服务覆盖率仅占2.7%,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母亲作为主要照护主体的占比高达63.7%。这一数据落差揭示出婴幼儿照护体系存在明显的供需结构性矛盾——制度性照护供给的严重短缺与家庭母职照护责任过载形成双重压力。寻找工作或开展创业活动时,她们可能会因为家庭责任的束缚而无法全力以赴。

而从农村女性的自身角度来看,她们面临的挑战主要源于综合素质的不足,虽然如今教育水平提升明显,但是农村女性受教育平均年限仍较短。从事非农劳动的农村女性更多集中在二、三产业,替代性强,缺乏专业的职业教育培训,导致其就业层次偏低,就业缺乏稳定性。部分农村女性受家庭环境影响缺乏独立意识,对伴侣或他人表现出较强的依赖性,缺乏创新思维和创业的勇气,不愿意接纳新事物和思想。

内生性的各类约束使得农村女性在照顾家庭的同时,很难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拓展人际关系,从而影响到她们在外部资源获取方面的竞争力。此

外,长期承担家庭责任还可能导致女性在职业技能和知识更新方面的滞后。

2. 制度性障碍

就业制度的不健全和就业体系的与现实的脱节,成为农村女性就业的关键因素。自2009年政策周期开启以来,党和政府持续构建农村女性创业赋能体系,通过迭代升级的政策集群为女性创业者创设制度性发展空间。这一战略部署不仅重塑了农村创业生态系统,更通过释放制度性红利开启了女性经济赋权的战略机遇窗口。但是在相关法律健全和就业创业体系构建上还有些不足。第一,针对不同教育水平的农村女性的就业岗位数量的契合度低;第二,基层政府职业技能培训犹如“蜻蜓点水”,不仅缺乏实用职业技能培训,且培训辐射面积窄,受益人重复,且缺少相关岗位;第三维度体现在地方经济基础薄弱,难以形成有效的政策支撑体系,无法为农村女性创业就业提供相关资源和政策支撑,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已构建起农村女性创业权益保障的制度框架,通过专项立法与政策配套为维护女性合法权益提供强制性规范。然而制度运行中显现出三重结构性障碍:政策传导机制效能不足导致普法宣传覆盖面有限,主体权利认知偏差造成自我维权意识薄弱,以及信息资源配置失衡引发的就业创业信息不对称,这些制度性短板的叠加效应削弱了法律保障的实际效能。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妇女就业创业的价值逻辑。

(一) 技术创新维度: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升级

新质生产力在农村女性就业创业的过程中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来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新产业和新功能的形成,进而构建起新型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体系的生产力,这对农村女性就业创业起到提供岗位、拓宽思路和激发能动性的作用。其赋能机理在于:第一,新质生产力以高科技赋能农村经济数字化转型,优化种植结构,推动农业生产智能化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提高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益,有益于提升农村女性就业创业积极性;第二,通过高科技赋能搭建农村数字化平台,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经济新业态的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依托资源要素禀赋和区位优势赋能传统产业改造、转型、升级,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发展。推动乡村电商快速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乡村旅游结合、带动以文化为载体的传统手工业,这不仅为农村经济带来新的产业模式和多元化发展,更为农村女性提供多样收入来源和就业创业的新机会。第三重变革维度体现在农业信息化建设的结构性跃升。这种技术渗

透效应具体表现为:通过构建农业大数据平台与智能决策系统,实现农业生产全流程的信息可及性与应用效能优化,进而催化乡村产业体系的跨域融合进程。数字技术赋能的连接器效应,使乡村产业得以突破传统地理边界与产业壁垒,构建起城乡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三链协同机制。这种产业生态重构不仅实现生产要素的跨产业优化配置,更通过“技术—产业—空间”的三维互动模型,创造多维经济增长极,最终形成城乡经济共同体发展新范式,拓宽了农村女性就业创业的新思路。

(二) 效率变革维度:资源配置机制优化

要想实现农村女性就业创业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化农村资源配置,完善支撑女性就业创业持续发展的体系。受社会传统性别观念、资源分配方式以及地方发展的制约,农村女性在获取就业创业的相关资源时,相较于男性以及城镇女性会稍显闭塞,且相关制度保障也需要完善。第一,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以数字化打通资源信息堵点,拓宽农村女性获取相关资源的渠道。了解相关贷款、保险的农业金融服务,掌握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的信息。第二,以新质生产力助推数字经济,形成数字化管理,提升效率,构建完善的就业创业体系,打造互联网+服务的平台,提升乡村就业创业惠民服务水平,规定企业用工标准、拓宽招工渠道、放宽招工要求、提供就业咨询服务及指导,消除对农村女性就业政策落实不足的情况,对农村女性社保、养老和医疗保险的缴纳政策宣传到位,将农村女性群体的就业相关保障逐渐完善,不断优化劳动关系的管理。以科技驱动农村女性就业创业高质量发展。第三,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向数字化管理发展,提升治理效率。数字乡村管理平台通过构建多源异构数据的动态监测机制与智能分析模块,系统性架构起“资源—环境—经济”三位一体的乡村治理数据价值链。该技术赋能机制特别聚焦农村女性发展维度,依托精准数据画像与趋势预判算法,生成性别敏感型决策支持系统,从而形成基于实证的妇女发展政策干预闭环。这种数据驱动的治理创新,实质上构建了从信息采集到战略制定的决策优化路径,为提升农村女性经济参与质量提供可量化的技术支撑架构。

(三) 质量跃升维度:生产要素系统重构

生产力由三大核心要素构成:劳动力、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其中,人才被视为最关键的资源。在这三大要素里,劳动力作为活跃的组成部分,人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是产生质变和飞跃的第一内因。农村女性作为劳动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实现自身的跃升也是其实现就业创业的核心所在,

进而带动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高质量发展。一是新质生产力赋能劳动力为其提供生产资料以及职业发展空间和学习机会。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应用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主体需要不断提升自身技能和知识水平,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劳动主体提供了更多的学习资源和培训机会,帮助他们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实现农村女性自身的成长和职业发展。同时通过数字的技术手段,帮助农村女性就业创业中能便捷地获取和处理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二是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资料体系的革新效应呈现双重传导机制:其核心作用路径既包括生产工具的智能化技术迭代,也涵盖生产要素的多维协同融合。从动态演进视角审视,这种生产力形态通过持续的技术势能积累,驱动劳动资料实现内容结构的知识化更新与价值创造能力的范式转换。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框架下的劳动资料已突破传统物质形态边界,演进为以大数据云平台、人工智能决策系统、智能生产装置为核心构成的技术集成体。这种生产力驱动的工具革新实质上构建了“技术密度—生产效能”正反馈机制,通过生产要素的科技附加值持续注入,实现劳动资料技术能级的系统性跃升。从而让使用者更具使用和改造的能力,促进农村女性运用新型劳动资料去发展和创造。三是新质生产力对生产要素体系的革新效应呈现出双重传导路径:一方面驱动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的配置效率重构与技术能级提升,另一方面催化数据要素在农村生产场域的深度渗透与创新应用。这种生产力跃迁过程实质上完成了对劳动对象的双重拓展——既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使传统劳动对象获得虚拟维度延伸,又在要素协同效应下形成“物理—数字”双态融合的新型劳动对象体系。实现传统产业与多方融合,增加农村女性就业创业新方向。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妇女就业创业的赋能路径

(一)以技术强化数字经济,助推农村产业模式多维度发展

新质生产力通过加强数字创新,构建现代化的核心技术体系。数字经济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技术创新作为社会进步的关键推动力,在助推农村产业模式发展中也发挥关键的作用。第一,在传统农业领域中,通过构建“精准农技创新—智能装备研发—物联遥感集成”三位一体的技术矩阵,系统性推进现代农业体系转型升级。在此进程中,高端农机普及率提升与适用技术下沉形成双重驱动力,为农村女性创造技术操作员、质量监督员、品牌营销专员等新型职业谱系。第二,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依托大数

据驱动的市场分析中枢与区块链赋能的信用评估系统,构建包含电子商务平台、数字金融服务、智慧康养社区等模块的乡村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利用电商平台将农产品推广到更广泛的消费者群体中,打造特色品牌。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也为农村女性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发展智慧养老等民生类数字服务,形成供需精准匹配的消费服务网络。

(二)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基层服务效率

乡村地区的网络建设相对不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也存在不足是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乡村地区存在网络覆盖不足、速度慢、信号不稳定等问题,导致农村女性获取即时信息和数字化服务受阻。进而导致农村女性在数字化生产、管理和服务方面面临着困难,无法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数字技术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加之本身对数字技术知识薄弱,从而使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受益于现代数字化服务,进而加剧了数字鸿沟现象的蔓延。

因此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全面升级现有基础设施,各地方政府借助自己的资源禀赋和区域优势来构建农村数字新基建,优先发展当地数字化基础设施。通过实体+数字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支撑智能决策和业务优化等活动。

通过数字乡村的建设,提高政府在完善农村女性就业创业的保障体系的效率,构建全面而详尽的乡村女性社会保障体系,涵盖失业保险、养老补贴、医疗补贴及生育补贴等方面,以确保各地乡村女性劳动者均能参与并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建立女性创业项目资料库,以适应不同层次女性的就业创业需求;积极搭建就业信息一体化平台,为农村女性提供更多的创业就业机会;建立职业技能培训平台,提供相关的培训,帮助农村女性充分利用云服务优势,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三)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促进农村女性个人素质提升

人才是乡村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人力资本水平是科技能否赋能农业的决定性因素,不仅要引入高素质人才,更要培养本土高质量队伍。因此要实现女性就业创业高质量的发展,最核心的任务是实现农村女性自身的改变和提升,使其成为本土人才队伍。提升农村女性综合能力可以从“探索—培育—支持”三个维度去开展,第一,促使女性探索内心真实感受,引导女性真正走出去,提高独立自主的意识让其了解终身努力学习,提高本领,增强竞争能力,丰富农村女性的精神世界。第二,培训发展农村女性就业创业技能,通过分层教育模式,为具有不同文化水平的农村女性提供定制化的培训课程。

基于人力资本增值路径的视角,应着力构建农村女性技术赋权机制。针对农村中的文化水平较高或有继续接受教育想法的女性,进行较系统的“农业技术+金融教育”各类知识的学习。第三,为女性就业创业做好后续支持,首次要促进基础建设,妥善老年、儿童,释放女性在家庭照顾中的压力,其次做好女性的心理咨询关怀服务,切实维护农村女性的心理健康,使其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四、结论

农村女性的就业创业问题已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议题,乡村地方教育发展滞后导致农村女性受高等教育水平偏低,女性意识独立性不强,传统家庭照料思想又造成其家庭照顾压力,从而选择离开职场,造成了很多农村女性缺乏职业技能知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展现出国家对高科技、高效率、高质量生产力的追求,不仅可以以高科技催生经济发展新模式、新生产、新能力,还有助于提升基层治理效率,完善保障体系,更是以“新”“质”促进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的跃升,进而为农村女性就业创业从宏观到微观全方位式赋能。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催生的新兴业态为农村女性开辟了职业发展新场域,依托数字治理基础设施构建的信息对称机制,显著降低其市场情报获取的边际成本,有效消解信息获取的结构性壁垒。这种技术赋权过程实质上形成人力资本增值路径,通过教育补偿效应实现能力结构的迭代升级,进而重构其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优势。基于双重弱势理论框架(农村户籍+性别身份),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杠杆效应产生

双重解困功能:既破解职业准入的禀赋约束,又通过生产要素重组创造职业流动通道,最终形成女性人力资本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良性互构机制。

参考文献:

- [1]国家统计局.2023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N].中国信息报,2025-1-27(1).
- [2]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情况[J].妇女研究论丛,2022(1):1,129.
- [3]高方.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村女性创业保障研究[J].临沂大学学报,2023,45(6):137-146.
- [4]杨烁晨,杜海峰,靳小怡.生育政策调整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稳定就业的影响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194-205.
- [5]汪淳玉,吴惠芳.乡村振兴视野下的困境留守妇女[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7(4):93-100.
- [6]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改革,2023(10):1-13.
- [7]陈健,张颖,王丹.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要素机制与实践路径[J].经济纵横,2024(4):29-38.
- [8]张震宇,侯冠宇.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J].西南金融,2023(11):32-44.
- [9]杨颖.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价值意蕴与基本思路[J].农业经济问题,2024(4):27-35.
- [10]龚政.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发展路径[J].当代农村财经,2024(4):17-21.
- [11]张姣玉,徐政,丁守海.数实深度融合与新质生产力双向交互的逻辑机理、战略价值与实践路径[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3):114-124.

Value Logic and Practi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mpowering Rural Women's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CHEN Xiang-yu

(Law School,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500,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female workers in China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supporting force for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y are still facing difficulties in choosing jobs due to heavy family burdens, insufficient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rural women,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oncepts, and the imperfect employment security system.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mpowers rural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and employment, and uses high technology to give birth to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new production, and new capabilities with its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ing high-tech content, high efficiency output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hich help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mprove the security system, and promote the leap of laborers, labor tools, and labor objects with "new" and "quality", so as to empower rural women's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from macro to micro in an all-round way. The practice model includes technology to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industrie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rural women, so as to promote rural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and employment and empower rural women'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rural women;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